

秋齋筆譚

待旦集 梯晴集

白 崔題



待旦集·掃晴集

炳齋筆譚

黎題

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印刷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發行

定價每冊金圓

初版二二〇〇〇冊



著作者 秋 翁

校訂者 柯 庵

發行人 平 襟 亞

出版者：萬象圖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
三二八弄內

中央書店

各省各大書局
均有代理發售

著
作
近
像



戊子九月杭人胡至光寓于海上



小序

賁字療饑，原非所謂名山事業。這裏百十來篇小文，饑，虧它療過的了，再把它拾穗似的集納在一處，前後編做兩部分——待旦集，掃晴集，合訂一冊，出版發行。原無傳世奢望；僅僅爲了紀念我寫作的過程，思想的轉捩，如是而已。

諷刺，在文章中卑不足道。何況綿裏針似的三言兩語，左不過使人感到像給蚊蟲叮了一口，不痛，不癢，無傷大雅。卽間有道着是處，也像替人搔背，使被搔者其詞若憾；其心實喜。故實際上我的寫作不爲人而爲己，自己感到興趣便是。

且 這裏我所要表白的：待旦集，寫於上海淪陷時期。我縱然無戈可枕；待旦，却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故我雖不能枕戈待旦；也曾枕筆待旦。可是，天亮了後，却又濛濛下起雨來。使待旦者就在低氣壓下，呼吸發生了障礙；逐漸把希望光明照

澈大地的一團歡喜；轉變而爲失望，沉鬱，怨恨，詛咒。叩天天不應，消極到了生不如死的感歎！

沒奈何，效法閨中少婦，把一束稻草紮個掃晴娘，吊在屋檐下，祝頌她舉帚掃盡陰霾，好讓紅日或許有漏臉的機會。但明知於事無補；也便聊遣悶懷。因名我書曰：掃晴集。區區微旨，原不值讀者一笑。

筆者終於希望太平盛世的來臨。使文章不爲商品；療饑無待煮字。那時候或許有甚麼嵩呼集，豐收集——更多更好的集子產生。

一九四八年雙十節編訖，秋翁自序於秋齋懣懣之夜。

秋 齋 筆 譚 目 次

小序	一	底下人座談會	六
待日集 寫自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		豔祕圖	一八
忘形	二	切夢刀	二〇
十室九空	四	水的寶貴	三
陷鼠坑	六	官累	四
放生事業	八	帝后的風趣	六
科斗的尾巴	一〇	壯烈犧牲	六
悍婦之鉢	二	牀邊禮貌	一〇
命杖	一四	玩古董	三
		白鼻子	三

目

次

蠟微眼鏡·····	三	紫梅椿的政治·····	五
蠹魚篇·····	三	要錢的例子·····	七
老老幼幼篇·····	四〇	床第之苦·····	七〇
黑漆漆的上海·····	四三	縮短？放長？·····	七三
欣賞照片·····	四四	王先生偉大的生意經·····	七五
裝修門面·····	四七	連環口號·····	七六
蘇州老姥·····	五〇	要命與要錢·····	七六
米是奢侈品·····	五三	半死的生活·····	八〇
新縱囚論·····	五四	蛋的上漲·····	八二
人體展覽會·····	五七	弄·····	八四
大國民氣派·····	五九	抱犢跳溝的生活·····	八六
兩種場合的觀感·····	六一	竭澤而漁·····	八七
人品·····	六三	書壇放曠·····	八八

爲政過碎	九〇
中國茶花女	九二
鼻的故事	九四
掃晴集 寫自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	
掃晴娘	一
讀史隨感	四
童子讀書聲	八
獨善其身	九
食糧與戰爭	一一
值得紀念的諷刺	一三
端午生子	一五
天地交泰	一七

竊鉤者的絕技	一九
逃犯的痛苦	二二
王雲五的咳嗽	二三
談倭	二五
赤腳	二六
餓齋	三〇
選舉百豪門前奏	三一
儂	三四
文化職業囚犯	三五
曝書隨感	三七
曝書又筆	三九
曝書三筆	四一
講笑話祛暑	四三

目次

黑籍的焚燬	壹
古人的雅度	貳
無稽的預言	叁
無地起樓臺	四
第二夢	五
沈萬三秀	六
講解字義難	七
脫逃的機會	八
賢人的心肝	九
紅鼎	十
搶親	十一
亮眼爲限	十二
市聲	十三

阿姨與姐夫	十四
思親淚	十五
曝書會	十六
陽羨茗壺	十七
微行談	十八
大汗小汗	十九
吃老公着老公	二十
之	二十一
怕照鏡子的人	二十二
傳奇性的女人	二十三

待旦集

忘 形

世界上真有巧的事情：前天我在三處不同的地點乘坐街車，卻三次坐的都是原車和原車夫。但我對於那個拉我的車夫，始終沒有認識他的面貌，直到第三次下車的時候，才注意到他是一個清矍的老人。那麼我怎知道他先前已經拉過我二回的呢？我所記憶住的，是他身上穿的那件藍布短褂，背後補綴了一塊方方的白布，好像前清官員們穿的補服，非常觸目，令人注意。

我曾經聽說：上海有一個富商，終年坐着自備的包車，上他的辦公室。有一天清早，突然見一個穿短衣服的人進來向他辭職。他對來人端詳了好一回，終於不認識他是誰，可也不去問他是誰，只胡亂的點了點頭，似乎照准了他的辭職。那人也就返身便走。這時主人望見了他的背影，纔似會相識地認出了他是自己雇用了三個

年頭，每天拉車的車夫。於是，連忙喚他回來，願意加他的工資，不允許他辭職。那個富商不認識車夫的原因；爲了他坐車的當兒，心中只盤算着如何囤貨？如何撈錢？沒有留意那個車夫的面目。因此他所認識的，也就只有那車夫僵僵着的——一個背影。這可以算得忘形了吧？

然而世界上更有做了一任親民之官，連一個老百姓的面目都不認識的咧。原因也爲了他心中別有盤算，根本注意不到他治下的老百姓。同時老百姓所給予官長們看到的，也只就一個背影。

忘形，忘別人的形還可說；最要不得的，是自己忘掉自己的形——自己往往認不清楚自己是何等樣一副嘴臉！

十室九空

中國上海的老百姓，在今日之下，大家搖頭嘆息，說是：「十室九空。」那我想：十間倉庫，空了九間；豈不是還賸下一間來沒有空麼？這在一般樂天派的人，似乎覺得未到盡頭，有恃無恐。

我們就當它十間倉庫中藏的是米糧；一朝不幸，竄入了成羣的鼠子。牠們，呼朋引類，挨着次序，一間連一間的偷吃過去。經過相當時期，十間米糧竟然被吃掉了九間，賸下的單單只有一間。

我們平心靜氣，退一萬步想：十間賸下一間，似乎尙還有些天良未泯。於是，這倉庫的主人，領着管理人逐間檢查過去：

第一間倉庫，不用說早就空了。第二間，也空了。第三間，空了。第四間，空

了。第五間，空了。第六間，空了。第七間，空了。第八間，空了。第九間，也已空了……

第十間——僅僅只有這一間了，便是鼠子吃賸遺下的一間，居然沒有空。那麼，準定是滿貯着白米了啊？

檢查的人，笑逐顏開，推開倉門一望，不由得駭了一跳！原來是滿倉塞谷躺着的都是些大大小小的鼠子。他們吃到這兒，只吃得支腰撐頸，腹大如瓠，早就動彈不得，只能耽在這兒等着消化。因此上還沒有打算撤退咧！

筆者按：在美國原子炸彈還沒有擲下廣島時的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中，上海正由倭寇控制着。這一篇小文居然能夠披露在報章上面，真可以說是異數！作者今日讀此，還覺得心有餘悸。

陷 鼠 坑

動物中微小而又可憎厭的，除蚊蠅外；要推鼠子。蚊與蠅，日夜營營像市僧。

鼠子，晝伏宵出像小偷。也有人說：『蠅，嗜利無恥，舐痔吮癰之輩。蚊，吸血自肥，損人利己之流。鼠子，舞文詘騙，雄行奸命之徒。鼠之爲害，過於蚊蠅，故防鼠難於防虎，因牠易竄，難免疏縱。』

蚊蠅，我當牠內亂之賊，僅不過損人肌膚，或引起食物腐化作用。鼠子，竟然是外患之寇，衣冠文物，全給她破壞侵蝕殆盡。三者之中，我尤其憎恨鼠子。

鼠子數錢，切切喳喳，使人清夜夢回聽了淒愴欲絕。據稱：鼠子見了巨蛇，驚魂出舍，將被吞噬的當兒，纔有此種表示。可是，現代早無小錢可數，我聽牠們的哀鳴，益發幽咽得像——秋蟬曳絳。牠或許自知末日將臨了吧？

我家的鼠患，已非一日。昨天晚上曾聽得有一頭碩鼠，竟然在抽水馬桶的四週邊緣上演習大跑馬。那知這馬桶的邊緣，原是髹着白漆，非常滑腳。牠正跑得起勁時，一失足便掉下馬桶裏面去了。馬桶底原留着五加侖清水，牠在水中儘力向上爬，那裏爬得上來呢。我點了盞油燈照着牠，牠睜起鼠目，好像對我乞援似的。我本同情之心，理應救牠起來；可是忖到牠平日作惡多端，我便硬硬心腸，放牠在「陷鼠坑」裏。好在這「陷鼠坑」是天造地設，又不是我爲牠擺佈的。牠死在坑裏，不能怪怨我。於是打定主意，自去睡覺——做我的清秋大夢。直到第二天清早，我出恭時，牠還氣喘咻咻地在裏面跳躍。我若無其事的出了恭，順手一拉水管，水便汨汨地直瀉到坑裏，把牠淹沒到底下，讓牠做地老鼠去。

我早上出恭，本該要拉水的，那就不能算我送牠的命；牠的命送在大跑馬上，待怪誰來呢！